

陸

子

學

譜

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教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以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

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晝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正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

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

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
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
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
言與行畧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
宗義所爲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
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
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
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
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
習其事咕咕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

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陸子學譜目錄

卷之一

辨志

求放心

講明

踐履

卷之二

定宗仰

闡異學

卷之三

讀書

爲政

卷之四

友教

卷之五

家學

陸從政九思

陸處士九敘

陸修職九臯

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文達公九齡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安撫持之

陸仲時麟之

陸伯蕃恒之

陸進士濟

陸家長沖

陸學士泓

陸參議筠

附

卷之六

弟子一

楊文元公簡

卷之七

弟子二

袁正獻公獎

沈端憲公煥

舒文靖公璘

兄玠弟瑛

卷之八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蔡文懿公幼學

羅文恭公點

戴文端公溪

李參政性傳

呂寺丞祖儉

邵機宜叔誼

楊漕使楫

陳著叟武

卷之九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項龍圖安世

傅通守夢泉 族人重漢仲昭齊賢克男明

包少師揚兄約弟選

卷之十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劉太博堯夫

朱少府桴 弟泰卿 胥必先訓

吳伯顯顯若 弟厚若叔有謙若

張輔之商佐 黃郡守裳

周廉夫清吳 弟鑑附 路彥彰謙亨

朱幹叔克家 弟益叔 彭世昌興宗

吳僉判景立

卷之十一

弟子六

曾孟博滂

子極

林秘書夢英

鄧節推約禮

晁道州百談

徐澧州子石

俞撫幹廷椿

嚴知丞滋

游知丞元

嚴松年松

鄒奉議斌

孟運判渙

饒長者延年

吳進士元子

章從軒節夫

張文學孝直

董心齋德修

李監院肅

子信

趙主簿端頤

卷之十二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成

胡季隨大時

郭醇仁震

石應之崇昭

兄斗文

高教授宗商

高郡守商老

詹宗丞阜民

王宗丞遇

許教授中應

楊潛使方

陳晉卿綰

孫僉判應時

胡達材拱

弟構

潘倉使友文

卷之十三

第十八

李成州修已

子義山

王進士允文

陳廣文剛

萬正淳人傑

曹立之建

弟純之廷

利進士元吉

倪濟甫巨川

曾宅之祖道

李伯敏銳求

毛剛伯必強

朱忠甫之瑜

張季悅衍

宋秀才復

鄧文苑遠

張誠子明之

毛元善文炳

符舜功敘

符復仲初

黃達材耕

弟椿栗

吳雲錦紹古

卷之十四

弟子九

邵中孚

張行已

劉敬夫

劉定夫

張少石

張伯強

周伯熊

周平先

桂德輝

周元忠

黃日新

劉伯協

劉伯固伯文

黃循中

陶贊仲

許昌朝

劉溪父造

豐宅之

諸葛誠之

兄受之

邱元壽

曾敬之

徐仲誠

曾友文

繆文子

張次房

曾充之

鄭學古

劉季榮

照應叔

程敦榮

汪泰之

郭邦遠

兄邦端

朱季繹

羅章夫

卷之十五

弟子十

吳顯仲

馮傳之

鄭總領湜

趙景昭

張季忠

葛少良

劉志甫

顏子堅

李季遠

廖幼卿

兄魁

李伯誠

張元度

劉仲復

陳去華

劉德固

馮元質

陳師淵

倪伯珍

祝才叔

李德章

吳君玉

趙子新

童伯虞

喬德占

胡無相

許元錫

倪九成

李叔潤

蔡公辨

吳文學恂

李將使雲

卷之十六

門人上

包文肅公恢

袁正肅公甫

兄肅及馮宗周之德附

陳侍郎瑄

子蒙

錢秘閣時

從子允文

羅寶章必元

鄧侍郎泳

饒秘監應子

弟應龍

羅運判愚

趙郡王希綰

趙忠憲公與憲

從弟與明

吳恭政淵

吳丞相潛

徐都曹愿

卷之十七

門人下

袁太師韶

楊叔謹恪

趙彖軍彥恢

葉秘書夢得

鄒知丞近仁

子賈

宋修叔林

孫進士誼

傅正夫挺

黃璧林應龍

李子愿
柏純父

劉應之林

葉貢士祐之

曾定遠燭

張渭叔渭

弟清叔汾

孫明仲

王子庸

李元白

羅子有

鄧夢真

汪行簡

胡謙

舒枝

三耕遊

呂人龍

洪揚祖

史守之

孫枝

黃應養

王文貴

朱擇善

薛玉成

曹叔達風

鄒貢士夢遇

舒裕甫益

洪茶陵簡

曹少府正

方成大溥

吳和仲墳

馬主翁慎

鍾國錄宏

桂待制萬榮

陳文定公宗禮

文樞密及翁

馮莊敏公先祖

卷之十八

私淑上

吳文正公澄

孫平章當

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朱

虞別駕槃

元文敏公明善

董忠宣公士選

李忠文公黼

趙編修弘毅

黃待制皞

李學正長翁

皮僉判潛

袁進士明善

康山長震

楊徵君準

王西齋梁

黎教授仲基

黃徵君極

黃博士伯遠

吳教授皋

丁大使鑑

包忠文希魯

大子宗門人傳其王槐友人焦位

柳雲卿從龍

李伯宗本

包仲邳淮

徐山長基

黃教諭盛

朱徵君夏

王伯達章

戈伯敬直 弟宜

張伯固恒

吳先生弟子見文集者附

鮑省元恂

江東先生吳儀

趙徵君沆

卷之十九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氏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祝經歷著

吳尊光謙

舒元易衍

閔仲魯

曾子聲振宗

張學士翥

危學士素

子叔

徐文學幾

張孟循率

王監我挺

子仲公允生弟
子見文集附

趙寶峰偕

楊徵君芮

桂教授同德

桂長史彥良

春風先生烏本良

弟新近

鄭待制王

卷之二十

附錄

宋史本傳

行狀

謚議

文集序

祠堂書院諸記

後學辨論

陸子學譜卷之一

平越王士俊校

辨志

戴記稱官先事。士先志。故陸子教人以辨志爲入門始事。志之不辨。則此心茫無定嚮。豈能有造於聖學哉。志惡乎辨。義與利而已。孔子以此分君子小人。孟子以此別舜禹。世之習而不察者多矣。陸子鹿洞講義。聞者至於泣下。則辨之不早辨也。故述陸子辨志之說。爲學譜首焉。

陸子論志於道云。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

語錄記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畧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平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人頭處先生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詹子南記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先生語李敏求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敏求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職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敏求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

先生與趙然道第三書云黃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超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其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

之士也。求其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歲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益謬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流。競玩惕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晚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辜負其初心。方將來鍼砭鏘磨於四方師友。冀後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容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

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熱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動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跋其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嘉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而思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於心。又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冥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殊

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于靜菴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求放心

聖人之學。心學也。道統肇於唐虞。其授受之際。諄諄於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學。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至孟子言心益詳。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仁義禮智皆就其發見之心言之。而莫切於求放心之說明。道程子謂聖人千言萬語。止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至陸子則專以求放心爲用功之本。屢見於文集語錄。故辨志之後。即以求放心繼焉。凡涵養操存省察。皆所

以求放心也並附著於篇

先生作學問求放心程文云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矣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綠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逞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徒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能聽之不藐者

又作求則得之程文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恃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惡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也。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故孟子所以言也。

先生嘗謂李汝求云。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與趙監汝謙書云。垂諭新功。尤慙勸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趣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

止。故。道。在。通。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
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疑。解。惑。去。而。得。所。止。矣。
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於。
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先生與胡達材第二書云。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
講學用心。多馳驚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
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
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
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
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
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

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返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初時。未甚清明。蒙然未知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騫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巖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還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先生作敬齋記云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徇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動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宜於民。是豈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忤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鐘大呂。

施宜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物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其

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來
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
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
不致其辯公其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
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
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講明

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孟子論博學歸之於詳說故陸子
謂學有講明有踐履而世人妄謂陸子廢言語文字皆未
嘗讀陸子之書者也。雖然陸子所謂講明悉本於孔氏遺
書不敢改經文立新義率天下從事於不可窮之知以求
勝於堯舜所不能備之物也。大學之言致知格物也知鳥

在即致其知先後之知物。烏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烏在。誠身順親信友。獲上皆善也。其爲功有序。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善之先後。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論家國天下之次。則本於大學。論親長平天下。則本於中庸。至南宋而後亂之。其格守孔孟講明之法者。陸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講明之語於篇。以存古法云。

先生嘗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其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其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聞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謂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者。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先生與胡季隨書云。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淚服。

邁往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歎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厘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轉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先生與劉淳叟第二書云。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譴。

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
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
適爾校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
之名。則固非也。塲屋之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
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
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
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庠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
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畢竈
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
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
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詒
人以不言。詒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顧史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契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

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日積月累。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用理會。好笑。

踐履

書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而朱子與劉子澄書。譏陸子之學止是專務踐履。不知踐履而外。別無所謂學也。朱子釋學而章。謂學之為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豈非以踐履為學乎。陸子嘗謂古之人。言皆實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蓋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錄陸子教人

敦踐履之言列講明之後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偃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有一生飯後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作則以學文程文云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理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禱服習踐行者蓋底

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素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以度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先生與詹子南論爲學之要側重踐履有書云日事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辨也

先生答曾定之書云。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
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
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
言如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
勝。言實渙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
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
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
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
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况其不工不
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
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

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者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處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朱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攀舊習不肯棄捨乃徇其狹而懼於廣徇其邪而懼於正徇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樣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

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其
復其本心。使其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
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
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
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
謂侮聖言者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
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
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
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真也。

先生與張輔之第三書云。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言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如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鄉者嘗與吾友溪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溪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

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陸子學譜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龐 興校

定宗仰

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陸子教人亦以見師友爲先。宋儒惟周子首開道統。其餘則各有師承。乃詹阜民問陸子之學所受。則告以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是直接孟氏之統。而於當世諸儒無所師也。是故論喻義責志。則宗孔子。論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則宗孟子而已。然於濂溪明道二子無一語不相契合。遠宗孔孟。近仰周程。豈非所謂爲不學無常師者哉。今錄陸子上承先聖先賢統緒之論爲一

編學者敬瞻庶知嚮往云

周清叟錄先生語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起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先生與姪孫翥書云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廢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葢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使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棄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迷至謂日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績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矯矯，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

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俾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素王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謀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三暮四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

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
晚周麟遊鳳有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
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矢謨其闕曰
朕言惠可力行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
下車訪於箕子伊尹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
遜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歷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
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
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屢歎
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
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

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于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可以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終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仲、冉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則不可以言道。

闢異學

陸子論學原本於此心之理。嘗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聖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無所謂異也。其有異焉者。或雜於佛老而誤認其心。或溺於章句而自喪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夫章句之弊。與佛老之言。誠若有間。然莊子論臧穀亡羊。則挾書冊與博塞者。同譏焉。今錄陸子論異學之言爲一卷。繼宗仰之後。庶學者知所向。又當知所戒焉。

先生與陶贊仲第二書云。爲學只要賭。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

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
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
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
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
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開佛老者。亦
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
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
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
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
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
究此義。

先生與林叔虎書云。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

不肯爲小人而甘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
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
有非其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
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沒
溺。流頰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
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衰。
邪說蜂起。熬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
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
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
之。

先生與邵叔誼書云。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
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爲藩籬。而爲機變之巧。

者又復黷。黷。黷。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以。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獨。怨。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本。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程。之。不。能。審。於。八。音。蓂。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落。助。之。益。

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藥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先生與王順伯論佛書云。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濶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饑渴。屢於七七哥書中。兼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青潤沾既多矣。敬仰

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免。讀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議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

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
有人道，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五事，
有是非，有死生，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
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死生有輪迴，有煩惱，以爲
是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
煩惱，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
以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
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
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
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
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
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

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董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賢。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然
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節
爲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
其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
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故至徇流俗朋友
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
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覺
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
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
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
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道之法。誠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其第二書云。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

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辯難於我。無益有自
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
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
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髻潔淨。而從
吾遊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
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
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
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
計。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掩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
爲兄之資稟。實強敏有餘。而宏大通達則不足。懼爲平日所
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容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忌

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辯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交遘繫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云。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得我中
得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
這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
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
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
穴魔宮。皆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
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
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積餘土。直惟
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
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
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
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

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溪造其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規礪礪。擊磬者。果爲何事。

或若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
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
不得不自遠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
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見在朋友彼此無他
疑正宜悉心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
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
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採亦願尊兄不
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
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願

有如尊兄之賢。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過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爲親壽。以辱新祉。

先生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業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先生作好學。近乎知。程文云。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

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知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早。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轅
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
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
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
也

劉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
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
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
能惑人自吾儒敗壞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
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
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

釋老却倒來檢點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以。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倣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其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言語始得。

又云。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豈遵何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又云。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追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又云。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又云。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

地起土堆了。